

## 负压的声音

□ 德琨若鱼 (上海, 教师)

使用胶头滴管吸取化学试剂, 在初中化学实验课上有要求。橡胶头的容积决定了吸取液体的体积: 先捏瘪, 排出里面的空气, 然后松手, 大气压将液体压进玻璃管。小小的仪器, 却是绝大多数人在学化学时遇到的第一个障碍。捏住橡胶头, 中指和无名指要稳住玻管, 前端尖嘴部分务必不可伸入试管, 必须悬空滴入, 像拎着毛笔写字那样, “否则……”, 这是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用得比较频繁的一个威胁词汇, “否则当你把胶头滴管重新伸入试剂瓶的时候, 会污染化学试剂的”。记得有一次教学事故, 程老师用胶头滴管吸取液溴, 不知是液体密度过大还是手势不对, 滴管没有把液体兜住, 有两滴液溴甩到了

程老师脸上, 剧痛。

所以, 要按照规矩来。作家王小波以前是学化学的, 本应用仪器吸取氨水, 他偷懒发明了用嘴吸。结果, 浓烈的氨气扫荡了咽、喉、肺, 极其“刺激”。王志文在《过把瘾》中因为心情烦躁, 对办公室领导“吱溜吱溜”的喝茶声音大为光火, 勇敢地拍案指责“你还有完没完”, 付出的代价是辞职。100毫升装的酸奶, 邻座的李二用吸管对着每个角落嘍了半天, “轰轰”作响, 丝毫不觉这种负压的声音对别人而言是噪音。后来, 他松开嘍成樱桃状的小嘴, 把瘪塌塌的塑料盒扔进垃圾堆。他说自己在思考: 如果不用舔, 能不能保证最大量地吃完酸奶, 而刚才持续的吸吮除了让他

有婴儿般的纯真, 还让他吸入了大量气体。

“倒吸一口冷气”, 往往表达了惊惧、慌张的情感。从人体血液平衡学来分析, 有些女性常因生气而歇斯底里、呼吸急促, 导致吸入过多的氧气, 呼出过多的CO<sub>2</sub>, 则碱中毒, 人会晕厥的。这时, 如果用大的塑料袋套在她的头上, 让她多吸一些呼出的CO<sub>2</sub>回体内, 就可以缓解了。

“胶头滴管不能伸入试管以免污染试剂瓶”, 并不是国际通用法则。有些国外的课堂, 就可以把滴管伸进去, 这样可以保证药品绝对不会撒到手上。所以, 以人为本还是以试剂的纯净度为重, 也涉及经济基础的问题。



## 海派文化“路边”寻

□ 李建新 (上海, 教授)

三马路上细端详  
沐恩堂边观洋场  
北有朵云轩阁立  
东飘《申报》油墨香  
书房置件福州路  
天蟾逸夫享京腔  
繁华不是商贸盛  
文化立地千年旺

12月12日, “第二十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: 海派文化当代价值与提升城市软实力”在汉口路上召开。组委会选址旧有“三马路”之称的汉口路, 让参会者深度浸润在海派文化的包围之中, 别有匠心。事实上, 在上海“一马路”到“七马路”的任何一个地方, 都可以感知、慨叹海派文化——

紧靠会议地址的沐恩堂是上海移植、发展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实操之一; 不远处的汉口路309号, 诞生了沪上第一张中文报纸《上海新报》。该报附近, 还有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《时报》等。报童们的叫卖声, 存留了上海报业昔年的繁盛; 北隔一条马路, 是“中华商业第一街”南京路, 商贸繁盛。而我独喜这条马路上的朵云轩、朵云艺术馆; 紧邻的“四马路”, 是“中华文化第一街”福州路。上海书城、古籍书店、上海外文书店等云集, 我常常在这儿淘书; 不到百米的天蟾逸夫舞台, 最早给我提供了在“马路边”闲逛和了解海派文化的机会: 2006年我转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以后, 在此连续多年参加协会的年会, 与诸多海派书家交流、切磋。

市书协主办的类似  
的联欢会上, 京唱、  
沪唱比较多, 记得

王佩瑜是年年登场的, 如今已成名角。这似乎昭示了海派文化前景不可限量, 未来绝对可期。

如今, 我揽了“新海派文化建设与创意传播”的“瓷器活”, 再次来“马路边”开会和寻找“题材”、寻找“入口”。

“马路”变了, 风景也变了, 心情和感觉也大大地不同以往了。但不管怎样, “逛马路”的心情是越来越强烈、越来越迫切了。

